



合肥报业传媒集团报系
《江淮晨报》系列丛书

江淮晨报
JIANGHUAI CHENBAO NEWS

编

Hefei Geography

合肥·地理

——告诉你一个不知道的合肥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江淮晨报 编

JIANHUAI MORNING NEWS

合肥·地理

Hefei Geography

——告诉你一个不知道的合肥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合肥·地理——告诉你一个不知道的合肥 /《江淮晨报》编.—合肥:黄山
书社,2010.10

ISBN 978-7-5461-1552-8

I.①合… II.①江… III.①名胜古迹—简介—合肥市 IV.①K928.
70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7955 号

合肥·地理——告诉你一个不知道的合肥

《江淮晨报》 编

出版人:左克诚 责任编辑:李桂开 吴宝燕
责任印刷:李 磊 装帧设计:吴 涛 朱佩佩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邮编:230071)
经 销:新华书店 发行科电话:0551-3533762
印 制: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电话:0551-3812508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1.5 字数:400 千
版次: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61-1552-8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你不知道的合肥(代序)

一人巷难走车轿，
二郎庙无人把香烧，
三孝口三子尽孝，
四牌楼范家修造，
五星寺和尚不走正道，
六谷祠何处去找，
七星街水淹蛤蟆叫，
八蜡祠门对凤凰桥，
九狮桥紧对着菱角台大庙，
十字街十分热闹……

合肥古称庐州，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城市。一个寻常巷陌、一块普通地方，都积淀着厚重的历史和文化。从这首曾在庐州城里口口相传的童谣，也可寻见这座城市绵延千年的踪迹，从无数这样的童谣中，从老人们的说古中，我们似乎知道了合肥。

近几年，合肥在以超乎寻常的速度不断刷新着她的经度和纬度，即便是“老合肥”，记忆中熟悉的城市风景也渐渐湮没，散落成碎片。当三里庵、百花井、鼓楼桥作为地名还留存在我们的生活中时，许多“老合肥”也未必能说清其中的掌故和来由，更别说成千上万刚刚走进合肥的“新合肥”了。如何让“新合肥”更加了解合肥，让“老合肥”重拾美好记忆，正是《江淮晨报》创办“晨报地理”的初衷。

继去年10月26日伴随着新改版的《江淮晨报》一起闪亮登场，“晨报地理”从合肥的中心位置市府广场(开篇:《市府广场:合肥版的“北京天桥”》)出发，已走过了整整一年的“旅程”。一年来，我们的记者穿梭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访居民，问专家，查资料，通过自己的亲历与专家评说、当事者口述实录等形式，引领读者穿越现实，走进往事，去触摸合肥这个城市尘封的历史，鲜活的记忆，告诉你一个天天生活在其间、其实却并不“知道”的合肥。

200多个版面是我们交出的一份年度成绩单，而我们收录在这本书中的仅是其中精

选出的一部分。

重新审视这些版面,我们发现——

合肥的历史太久远了,远到我们的笔触真的很难写尽这三国故地的流年沧桑;
合肥的底蕴太深厚了,厚到我们的篇幅真的很难涵盖这包拯家乡的风流豪放;
合肥的变化太快捷了,快到我们的思绪真的很难超越这滨湖新城的腾飞梦想……
尽管这样,

我们还是想把“晨报地理”做成一个别的媒体没有做过的版面,让更多的读者“走进”版面,和记者一起去阅读合肥,感受合肥的脉搏和呼吸,践行新晨报“差异”、“互动”、“服务”的办报策略。

我们还是想把“晨报地理”做成合肥的一张“文化名片”,可以记录历史,引领未来。成为今天有人阅读,明天有人收藏,后天有人查阅的城市名片。

我们还是想把“晨报地理”做成一个响当当的品牌。看《江淮晨报》,最爱“晨报地理”;访省城合肥,先找“晨报地理”。

你不知道的合肥,你想知道的合肥,正是我们要告诉你的合肥——尽在“晨报地理”。

编者

2010年10月

目 录

寂寞街巷故事多

操兵巷:曾闻金戈铁马声	李云胜/002
百花公主的花园巷	安娜/006
五圣楼巷:李府墙外的历史尘埃	安娜/010
四古巷:杨家大宅半边街	安娜/013
千年小巷拱辰街	李云胜/017
丁家巷:那一弯就转向百年	李云胜/021
北油坊巷:老作坊留下的岁月痕迹	安娜/024
双井巷:巷陌深深,清波不摇	安娜/027
四弯子,弯过了几道弯	李云胜/031
小巷·古井·人家	安娜/035
品味飞凤街	李云胜/038
双岗老街上演绎的故事	李云胜/042
梨花巷里梨花香	李云胜/045
徘徊在益民街的日子里	李云胜/049
默默无闻市会巷	李云胜/053

淡出记忆的地方

县桥大街:湮没在繁华中的故迹	李云胜/058
朱门红墙,不见了昔日城隍	安娜/062
百年风雨小书院	李云胜/066
难走车轿的一人巷	李云胜/070
消失的虹桥	李云胜/074
百花井,掩埋在岁月里	安娜/077
金大塘:与水有关的记忆	李云胜/081

- 留在记忆深处的龚大塘 李云胜/085
- 小南门街上的“洋学堂” 李云胜/089
- 消失的徐小巷 安娜/093
- 城南旧事:探秘小南园 李云胜/096
- 三里庵:延续在居民楼里 安娜/100
- 还记得寿春路桥上的小男孩吗 安娜/104
- 板桥:正淡出记忆的地名 安娜/107
- 三里街:橘子汽水的工厂年代 安娜/110
- 一座废弃的工厂,却是黄山牌的记忆 安娜/113

繁华总被风吹去

- 金斗河千年流淌,小秦淮踪影难寻 安娜/118
- 藏舟草色:曾忆否,风中摇曳的芦苇 安娜/121
- 庐阳八景之淮浦春融 李云胜/124
- 烟雨缥缈香花墩 李云胜/127
- 庐州府学:流传千年的书香 李云胜/131
- 思古抚今老城墙 李云胜/135
- 铁打庐州城,雄关西平门 安娜/139
- 古都城门:威武气势留东垣 安娜/142
- 水西门:肥水安宁的美好祝愿 安娜/145
- 小南门的故事 李云胜/149
- 此处不见文昌宫 李云胜/153
- 找寻合肥首家影院的踪迹 李云胜/156
- 洪百万的“洪家花园” 安娜/160

古城的那些人儿

- 骤马挺枪张辽墓 李云胜/164
- 不要庐州府一转,只取护城河一段 李云胜/168
- 尚节楼:一个女人的传奇 安娜/172
- 姜夔:合肥绝恋 安娜/175
- 相府园旁:留下几多滥觞 李云胜/179
- “一里三公”说蔡公 李云胜/185
- 湮没在历史长河里的大夫第 李云胜/189
- 龚家祠堂:而今书声朗朗 李云胜/192
- 寻寻觅觅张公祠 李云胜/196

- 邂逅倪公映典 李云胜/200
高家祠堂:繁华寂寞咫尺间 安娜/204
雕梁石墩今犹在,不见当年段家祠 李云胜/208

遥想庐州老字号

- 佛照楼的光阴 安娜/212
张顺兴:百年老字号的兴衰 李云胜/215
渐行渐远的老照相馆 安娜/218
工农兵纺织品商店:凝聚了两代人的记忆 李云胜/222
三八布店:最是那收款时的风景 安娜/225
冬菇鸡饺,遥想的美食记忆 安娜/228

那些凝固的音乐

- 飞骑桥寻踪 李云胜/232
鼓楼桥,桃红柳绿已是往事 安娜/236
九狮桥:曾经蛤蟆呱呱叫 李云胜/239
千回百转廻龙桥 李云胜/243
孝肃桥畔:难忘逝去的风光 李云胜/246
九曲水上升仙桥 李云胜/250
长江路桥,那一段戒备森严的往事 安娜/254
五里墩烽火变飞虹 安娜/257
看得见风景的天桥 安娜/260
一号别墅,戛然而止的建筑 安娜/263
安徽省图书馆:古色古香,书海香沉 安娜/266
红砖大厦里的《喀秋莎》音符 李云胜/269
四牌楼边的那幢老楼 李云胜/272
铁路工人俱乐部:一座需要阅读的苏式建筑 安娜/275

你不知道的合肥

- 九狮衔环,往事尘封 李云胜/280
三孝口的庐州情怀 安娜/284
屡建屡毁的四牌楼 安娜/288
风生水起逍遥津 李云胜/291
江淮大戏院,逝去的辉煌 安娜/296
半世风雨话省博 李云胜/300

风景独好稻香楼	李云胜/303
大钟楼:每一天,钟声回荡合肥	安娜/307
鲲鹏展翅:意气风发的城市精神	安娜/310
大蜀山: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安娜/313
市府广场:合肥版的“北京天桥”	安娜/316
好大一个中国结	李云胜/319
女人街:时尚往事	安娜/3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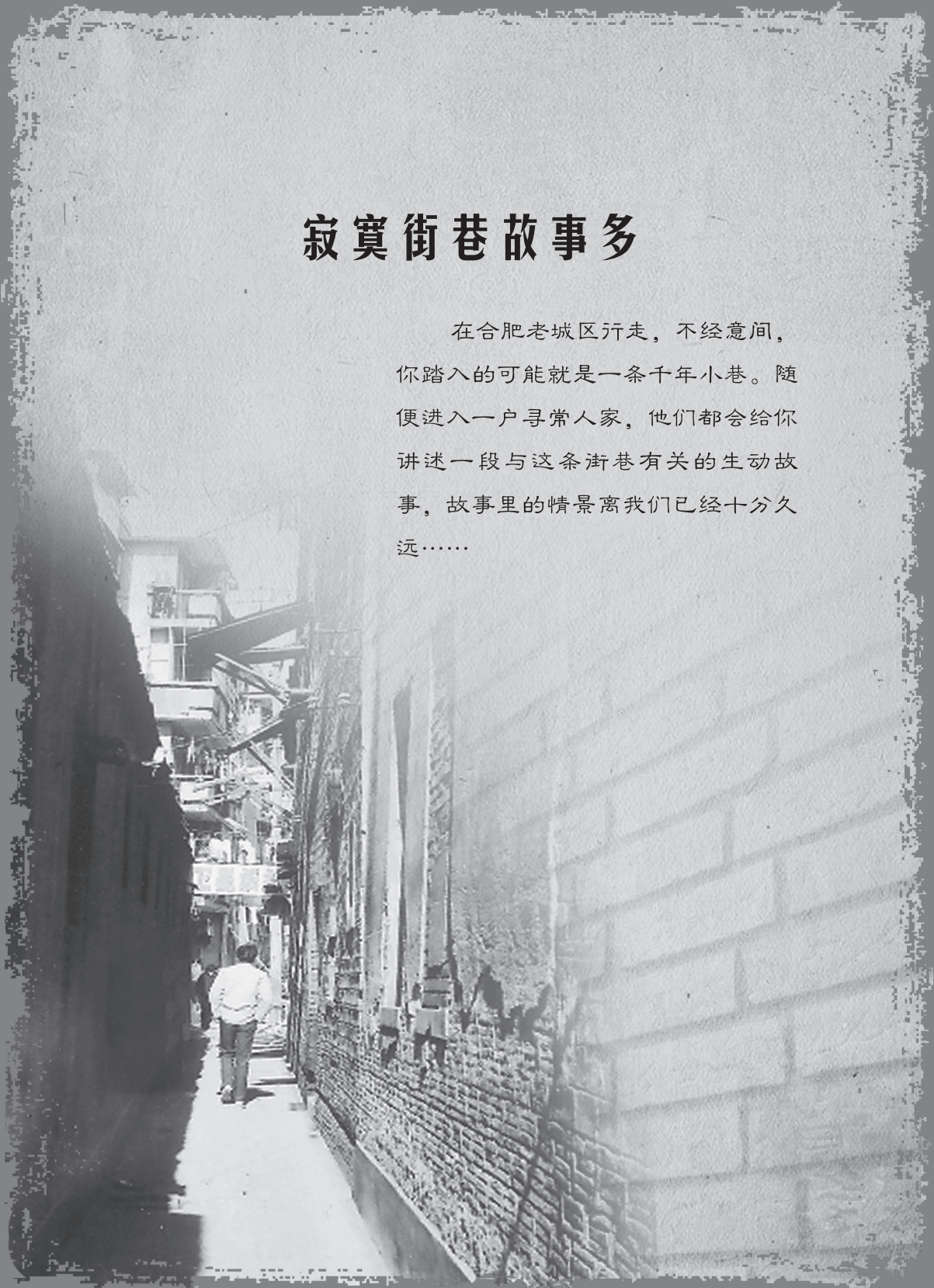
附录 城市名片触摸心灵家园

——《晨报地理》出版50期“问计”众专家	本报记者/326
----------------------------	----------

后 记	陈晓敏/334
-----------	---------

寂寞街巷故事多

在合肥老城区行走，不经意间，你踏入的可能就是一条千年小巷。随便进入一户寻常人家，他们都会给你讲述一段与这条街巷有关的生动故事，故事里的情景离我们已经十分久远……



操兵巷：曾闻金戈铁马声

李云胜



操兵巷指示牌

合肥被称为“三国故里”，那么与三国有关的地点就不会少。在老城区漫步，可能不经意间，你就会踏入一条历经千年的小巷。位于阜阳路和宿州路之间东西长约200米的操兵巷就是这样一个去处。据说当时曹操占据合肥，其部属与东吴孙权进行了多次战设，操兵巷就是因为曹操曾在此操练兵马而得名。

两个版本的传说

提起操兵巷，眼前晃动的是金戈铁马，耳畔响起的是马嘶人叫，就凭和一代枭雄曹操搭上了界，虽称为巷，但也一定少不了大气磅礴的气势。然而，当你走进操兵巷时，才感到称之为巷真的是恰如其分，而且是再普通不过的一条小巷，让人不由得有些失望，别说铮铮兵戈之气，连一点孔武的影子也感受不到。也是，1000多年的风雨变幻，足以洗刷掉任何历史痕迹，今天的操兵巷，和合肥老城区许许多多小巷一样，窄窄的巷道两边，布满了各式各样的小店，明显比别的地方陈旧的房屋，密密麻麻杂乱无章。

不过，毕竟地处闹市，来来往往的行人不少，都是行色匆匆。他们都在为自己的生计忙碌着，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脚下的土地竟然是古代将士练兵的地方，更不会去想象当年此地幕帐相连，士兵们舞枪弄棒，喊杀声震天的情景。

关于操兵巷的来历，我听到了两个版本。相传曹操驻军合肥城中，军士到教弩台、演武厅，此小巷为必经之路。而每次上完习武课后，官兵都会在此舞枪弄棒，久而久之，无名小巷就被称为操兵巷。

还有人说昔日在操兵巷演练的并不是曹操的军队，而是南宋时的淮西帅郭振的部

下。1169年,郭振屯驻合肥,为防御金兵侵袭合肥,筑斗梁城。当时在今天的操兵巷一带,到处是演兵操练的队伍,老百姓习惯把队伍经过的小巷称为操兵巷。从《庐州府志》的记载看,当年那一带极尽繁华之能事:“自河入城之后,而民间之利甚溥矣。谷粒之出入,竹木之栖泊,舟船经抵县桥或至郡邑署后。百货骈集,千櫓鳞次,两岸悉列货肆,商贾喧阗。因其地气疏通,人心愉悦,而官长之超擢者,缙绅之显达者,甲乙榜之多,土风之厚,民俗之醇,甲于他郡。”



操兵巷里的人家

到了明末清初,合肥城里出了个龚大司马龚鼎孳,他字孝升,号芝麓,后人称作“龚合肥”。龚家是合肥城里的望族,龚鼎孳在朝廷为官,合肥的家族自然鸡犬升天。那时,从逍遥津公园到操兵巷这一地段都是龚家的财产,操兵巷也就一度改叫“龚大房巷”了。据老辈人介绍,当年龚家房屋青砖碧瓦,高大气派,而周围穷人的房子都是些土坯屋,非常简陋。

操兵巷无兵可操

当然,民间流传最广的还是曹操的兵马在此练兵的传说。安徽省民俗学会秘书长王贤友说,合肥关于操兵巷的传说很多,小时候听大人讲,曹操当年屯兵合肥时,军队的数量较少,远远比不上东吴的军队。为了迷惑敌人,曹操命令士兵在操兵巷两头挖地道,士兵来来回回从这边进,从那边出,给敌方造成好像兵马很多的假象。

但有关专家学者却对此提出了质疑,因为三国时的合肥城并不等同于今天的合肥城,现在的合肥老城区其实在三国时是合肥之城外。史书记载当时的魏军屯军于今杏花公园和明教寺(教弩台)一带。

民俗专家牛耘指出,说操兵巷是曹魏军队在此操兵演练是望文生义,三国时代的操兵巷周围还是一片水塘,而且地处郊外,人迹罕见,哪里有什么街巷。倒是南宋时的淮西帅郭振的确在此演练过兵马。彼时,郭振为加强合肥城的防卫力量,抵抗金兵的南犯,把合肥城向北扩展,将今天的逍遥津至阜南路一线统统扩进了城内,后来,逐渐有了街市,有了小巷。根据200多年前的《合肥县志》记载,此巷原名醋瓶巷,因为巷子里有一家酿醋作坊,酿造的陈醋香气四溢,老远就能够闻到醋香。

到了清朝,位于阜阳路上的合肥市体育场原来是一处演武厅,那里经常有兵马演

练,来来往往都要经过醋瓶巷。可堂堂的大清官兵天天和醋字打交道,总感到酸溜溜的,有人向官府提议把醋瓶巷改个名字,大约在清朝末年,醋瓶巷改名叫操兵巷。

为此,我专门查找了《嘉庆·合肥县志》,上面记载:“城中县桥大街街东八为醋瓶巷,内有石头塘通五条厂巷。”而《合肥市地名录》所附《合肥县城池图》上,今天的合肥市体育场一带,标明的就是“教场”。

在操兵巷做小生意的姚从凤大姐告诉我,她丈夫15岁就在操兵巷里的感光纸厂当学徒,亲眼见证了近几十年操兵巷的变迁。解放初期的操兵巷比现在狭窄得多,还是条坑坑洼洼的泥土路。巷南边的市政府宿舍原来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水塘,叫做石头塘,石头塘边上是一处菜园,操兵巷附近的许多人家都以种菜为生。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市里统一规划,才把石头塘填埋了,并且拓宽了巷子里的道路,用混凝土浇筑,四周的老旧房子也被拆迁,盖起了楼房,小巷的名字又改回了操兵巷。

姚从凤大姐说,他们家就是当年回迁到操兵巷的。

老合肥记忆中的小巷

历史总是在岁月中雨打风吹去,而记忆却永远地留在了人们大脑深处,那遥远的时代似乎离我们很远,又仿佛就在昨天,我们或许能从它的名字中找到它的背影。

作家刘政屏曾陪着老父亲和老母亲去操兵巷寻找当年的印记。那是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两位老人从学校一毕业就投身到火热的新合肥建设中去,



操兵巷

当时,就居住在操兵巷作为市委机关宿舍的季家祠堂。据老人家回忆,季家祠堂很大,中间是一个开阔的天井,偌大的大殿被隔成六七间房屋,前面的草房还住有几户人家。可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再回到原地,居然差点找不到“操兵巷”了。车过百花井,老人家疑惑了,是记错了吧,这儿是操兵巷吗?房子是新盖的,路是新修的,除了路名,什么都是新的。季家祠堂早已经片瓦不存,如今是一所中学,只是在原址仍然看见了当年栽在门口的银杏树,可惜只剩下了一棵。老人家据此才断定这就是曾经生活了多年的操兵巷。

提到巷子里的那所中学,刘政屏说,巷子里还有所小学,以前就叫操兵巷小学,现在改叫宿州路小学。我为此感到很遗憾,操兵巷小学,多么有文化内涵的校名呀!以前采访梨花巷时,也为梨花巷小学改叫红星路

小学而叹息过,不明白为什么要放弃如此诗意的名字?这次倒是听到一种说法,教育部门主要还是从教育质量出发,2002年操兵巷小学和宿州路小学合并,成了六安路小学分校。这倒可以理解了,毕竟孩子的教育是百年大计,质量应该放在首位。

2006年,由合肥市地名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陈溪竹和合肥市地名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戴健、夏有才、许有为、牛耘组成的地名专家评选组,对合肥十佳老地名进行了评选。本着标准从严、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文化传承、现今尚用、百姓熟知的原则,专家们评选出了合肥十佳老地名,其中就有操兵巷,其入选理由是:最能反映合肥历史文化底蕴的小巷,金戈铁马的战事依稀可寻,仿佛就在昨天。

手 记

合肥真的是一座挺有意思的城市,说古老,她可以上溯到秦汉三国,至今,老地名里还承载着历史的沧桑;说她年轻,现代和时尚似乎早已渗透到城市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瓦砾。

在这座城中行走,你会有一些亲切的感觉,老合肥固有的生活气息依然弥散在它的街巷之间,那些老旧的楼房,红砖黛瓦,雕梁画栋,甚至在那些尚未拆迁的建筑上面,墙隙间青苔历历在目,街道两旁种植着叫上名或叫不上名的植物,把巷子里的人家衬得宁静而朴素。间杂其中的摩天大厦,使历史和现代、传统和张扬在这里和谐地统一。

尤其是在环城马路里面的老城区,历史的烙印依旧很浓,像红星路、六安路、舒城路、无为路,虽然也称为路,但并不宽敞,充其量就是一条勉强可以跑汽车的街道,因为狭窄,注注都是单行道,但正是这些尚存的老街道,留下了几代合肥人童年的记忆;还有像吴山巷、双井巷、丁家巷、操兵巷、姑娘巷、大众巷等弯弯曲曲而略显陈旧的小巷,那些已经越来越少的多层建筑大多建于20世纪,许多还是五六十年代的楼房,那里的居民也多操着并不常听见的合肥话,“伢、着”地交谈着,他让你不由自主地同意史学家的考证,合肥的先民们可能真的就是来自江西,那里的人们把孩子就称为伢,而合肥的“侠们”是否是一种变音?

我刚来合肥时,朋友就告诉我,这是个包容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停留,你会发现,它不像小城生活的混沌和嘈杂,也不像一些大都市的时尚与精致,因此,它不会精致到让你感到处处不适,似被拒之于千里,也不会贫乏得让你觉得古旧和没落,缺乏城市的活力。

离开操兵巷时,就听见临街的屋子里面在唱那首著名的合肥民谣《挖芋头》:麻早上五点望钟村西头集合,男的带锹,女的带筐,家侠们带绳子,趴拖拉机,骑木特车,拉板车到白水坝挖芋头……

我会心地笑了,这才是原汁原味的合肥话,这才是家长里短的小巷深处合肥人!

百花公主的花园巷

安娜

走进花园巷,是一次偶然。晚上经过这里时,无意瞥见巷子里的几幢老楼房,因为无人居住,巷子里只泛着幽幽的灯光,虽然与市府广场数十米之距,却极其安静。那些支离破碎的窗玻璃,仿佛暗示着,这条巷子是个有故事的巷子。

百花公主的花园

当我站在花园巷口时,忽然想起了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里的这句台词:桃花岛没高楼大厦与老房屋的落差



有桃花。“花园巷”也无花园。然而如果你相信这个城市的底蕴，一定会想到,这样的名字背后,必然有着特殊的故事。

在路边乘凉的街坊们热情地说道:“这是因为百花公主啊!因为这里是她的花园,所以就叫做花园巷。”

据《合肥市地名录》记载:“花园巷,曾名一条厂巷。相传为五代吴王杨行密女儿百花公主府第花园,故名。东起宿州路,西至阜阳路。”

有意思的是,另据《合肥县志》记载,在合肥街东有一条厂巷、二条厂巷直至五条厂巷。其中一条厂巷东有文昌宫巷,文昌宫即是今天的老市府大楼所在地。虽然这一条厂巷极具古都巷陌名称的风范,但合肥的这一至五条厂巷的名字还是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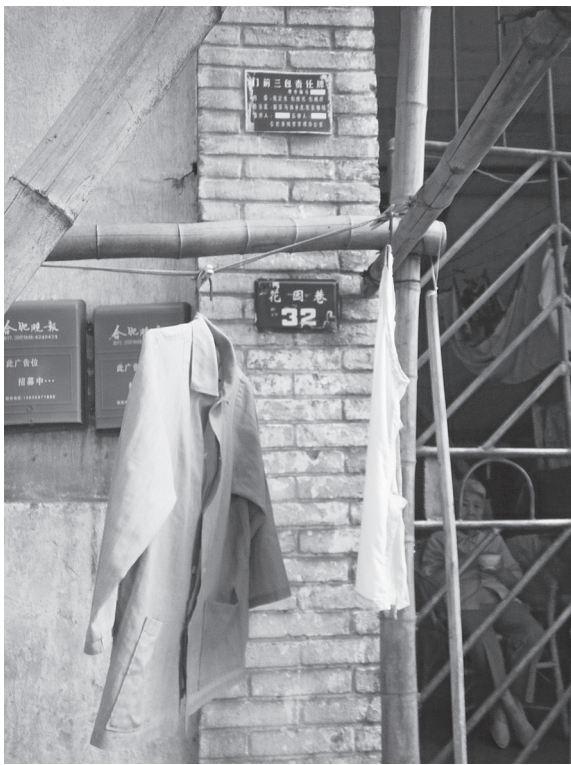
不过,百花公主给合肥人留下的浪漫情愫,依然美好。合肥人杨行密成了藩王,女儿叫做百花公主。相传杨行密发迹后,百花公主不愿住在吴山乡下,于是在外征战的父亲便为女儿在合肥城内建了新宅。后来,百花公主梳洗打扮用过的水井叫百花井,百花公主在城内住过的花园被叫做花园巷,并且,这两处地名沿用至今。

大户人家的地盘

走入花园巷,首先是被巷里的老房子所吸引,灰砖楼的墙上还残留着昔日激昂的标语与口号。风风雨雨过后,虽然字色还没有完全褪去,但外墙已经被根根竹竿支撑了起来,俨然成了一座危楼。楼道口的老门牌上还清晰地留有“花园巷”几个字。在巷口的新



花园巷今日面貌



破败的老楼里依然有着生活的气息

路牌上已经变为“花园东巷”与“花园西巷”。巷里的居民说：“打小起，只知道这是花园巷，哪里知道什么东巷西巷呢？”

傍晚时，在危楼旁的一小片空地上，街坊们聚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聊着天。也是在这里，遇见了黄梅剧院的柳远飞，从小就生活在花园巷的他，算作正合肥土著，从祖辈那里听来太多关于这块地的故事，此时又很热情地全部倒给了我，讲述那个年代那些家长里短的事情。

“在旧社会时，这里可以算是合肥的政治中心。巷口斜对面的市委所在地曾经叫做‘王大房’，是处大宅子，进门是拴马的地方，有马房。这巷子口，也住着户大户人家，姓鲁，在房屋的四个拐角处，还立了碑。在旧社会，但凡大户人家是很讲究的。这旁边还有一户皮革行，老板姓黄，大家都叫他黄三爷，住在这一带的老合肥无人不知啊，这一大片都是他家的，包括染织、皮草等。在老市府的位置曾经有一位徐裁缝，住在花园巷里，他的手艺在当时的合肥是数一数二的，一直做的是旗袍、大青褂，这些手艺人，你若让他做洋装，打死他也不会做的。”

柳远飞说，从上一辈人那儿听来的花园巷，大致是这样的：在靠近“王大房”的前半截，住的都是有点家底的人家，不是从商就是从政。到了后面则变了模样，很多外地来的、拾荒的、杀猪的、流浪的，捡些砖瓦就搭建起了房子。

花园巷旁还有一条“鲁班庙巷”，与公主花园的风花雪月不一样，这里在旧时住的多是社会底层的手艺人。柳远飞说：“听上辈的人说，鲁班庙巷里在很早以前住的都是木匠、瓦匠等手艺人，鲁班庙里供奉的鲁班，拿个扇子一扇，这里就没有了蚊虫，让辛苦一天的手艺人晚上能睡个好觉。很神奇的是，我自小住在这一片，这里从来就没有过蚊虫，夏天的时候，我们家里就从来没有使用过蚊帐。当然，现在不能这样说了，毕竟人多了起来。”

夏夜的“百家饭”

花园巷曾与“县桥”几步之遥，现在与市府广场紧密相连；巷子的一侧曾有“文昌宫”，后来变成了老市府；曾经的“合肥剧场”，变成了今日的商场；江淮大戏院也告别了往日的辉煌；历史古迹县桥与五星寺消失得无影无踪。花园巷的一侧，几乎被高楼大厦所取代。

而在另一侧，楼房的过道里，朴素的藤椅上，坐着安静的老人。花园巷并不隐匿，从一个通道看过去，看得见匆匆奔波的人群，高耸的大厦里是年轻人热爱的意式餐厅。只不过10来米的距离，这里的情景和外面的喧嚣浮躁迥异。

我很好奇，花园巷里是否一直如此安静。柳远飞说，向来如此。而后他又笑笑说，到了夏天可就不安静了。接着描述起来自数十年前的记忆：“傍晚的时候，家家户户用水将马路一浇，把凉床搬到马路边，能从这巷子口一直排到市体育场那边的路口。每家烧几个菜，年纪大点的，喝点酒，小孩子端个饭碗各家串，端个碗从头走到尾，菜都吃饱了。”